

東景南 著

王陽明年譜長編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束景南 著

王陽明年譜長編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貴陽，遊來仙洞、白雲堂，有詩咏。

王陽明全集卷十九來仙洞：「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白雲堂：「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窗暗映群峰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按：白雲堂向來不知在何處，今按詩明云「白雲僧舍市橋東」，可見白雲堂乃僧寺，即白雲寺也。白雲寺（中有白雲堂）爲貴陽名刹，由西識禪師創建，一名西普陀寺，與遼北普陀寺、閩南普陀寺、舟山東普陀寺並列齊名，今重建於貴陽市白雲區雲峰大道龍井路，蓋原址也。來仙洞爲貴陽道教勝地，白雲寺爲貴陽佛教勝地，陽明特選往遊也。

十五日元宵節，自貴陽歸，一路多有詩咏。

王陽明全集卷十九元夕二首：「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去年今日卧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聲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元夕木閣山火：「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峰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

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頽！」

元夕雪用蘇韵二首：「林

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雁，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

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蠻居長歎食無鹽。饑豺正爾群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家僮作紙燈：「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

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十六日，歸龍場驛，再用蘇東坡韵書懷。

王陽明全集卷十九曉霽用前韵書懷二首。

病卧西園，陸健寄詩來慰謫居，次韵答之。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九次韵陸文順僉憲：「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雷雨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卷十九次韵陸僉憲病起見寄：「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筍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按：詩云「一賦歸來」，指陽明自貴陽賦別陸健歸來。「文園多病」，指陽明病卧西園（用司馬相如病居文園事），其曉霽用前韵書懷亦有「病餘兼喜曝晴簷」句。詩咏歎春王正月十七日起雷電風雨，正與其作論元年春王正月同一意。

二月，春遊尋芳，多有詩感時咏懷。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九太子橋：「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按：太子橋，民國修文縣志謂在城內龍井巷道左，甚低小，下跨龍井之水及飛鳳山之水。「太子」者，指建文皇帝朱允炆，故云「淒涼空說建文年」。

同上，卷十九夜寒，春晴，雪中桃次韵，村南。

春試書院諸生，有詩咏懷。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九再試諸生：「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況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荊。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再試諸生用唐韵：「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雁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三月，參議胡洪過訪小集，有詩唱酬。

王陽明全集卷十九次韵胡少參見過：「旅管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盡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卷二十九與胡少參小集：「細雨初晴蟻蝓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

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況，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逐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再用前韵賦鸚鵡：「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

翼歎群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百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按：前考胡洪爲餘姚人，故詩云「忽聞吳語破鄉愁」。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九另有送客過二橋、復用杜韵

一首、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寫送客過頭橋、二橋、三橋，應即是送胡洪。

蓋三橋位於貴陽城西北，爲出入貴陽要道。復用杜韵一首云「三月尋幽始得幽」，是在暮春三月。

與諸友有郊園游春之約，諸友不至，有詩寫懷。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九待諸友不至，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花間集諸生咏歌講論。

王陽明全集卷十九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閑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詠歌俱實學，毫釐須

遣認教真。」

銅仁守劉美之寄詩來，有次其韻。

王陽明全集卷十九答劉美之見寄次韻：「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勳業已醉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按：劉美之向不知何人。今考邊貢華泉集卷八有省庵箴云：「秋官郎中文登劉君美之，以『省庵』名其室，乞扁於少司寇豫章李公示警也。弘治甲子冬有銅仁之命，挈其扁以隨，曰：『吾將朝於斯，夕於斯，雖至蠻貊，不可棄也。』邦人太常博士某代爲之箴。」華泉集卷一有美之席上限韻送別二首，次何遜落日泛江贈魚司馬之作奉送劉美之，卷五有秋官劉美之使還居接待院出訪。魯鐸文恪公集卷三亦有許州風節亭次韻劉東之御史美之正郎。按嘉靖貴州通志卷五：「銅仁府，知府劉瑜，文登人。」據上可知劉瑜字美之，號省齋，山東文登人。嘗任刑部郎中，時任銅川知府，與「前七子」邊貢等唱酬往來。弘治中陽明任刑部主事，劉瑜任刑部郎中，關係甚密，蓋亦「西翰林」之中堅人物。詩云「勳業已辭滄海夢」，蓋即暗指此也。

四月，按察副使毛科致仕歸桐江書院，作序贈別。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二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

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煙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父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公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

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

於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按：此文題下原注「戊辰」（正德三年）作，乃誤。文中所言「忠襄公」，即毛科父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東按察僉事，以功陞副使。成化元年，破新會賊，戰死，贈按察使，謚忠襄。明史卷一百六十二有傳。毛科，字應奎，號拙庵。陽明後歸餘姚，瞻毛科遺像，作拙庵公像贊云：「瞻望豐山，惟鄰是卜。緬想桐江，有書可讀。」（餘姚豐山毛氏族譜首）蓋毛科故居在餘姚豐山下，與陽明卜鄰而居，故二人當早識。桐江書院在桐廬，乾隆桐廬縣志卷五：「桐江書院，在縣北城隍廟東，舊爲社學。」

遊陽明小洞天，諸生來集，有詩咏懷。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九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韵：「古洞閑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愠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按：詩云「雲裏高厓微入暑」，則在初夏。

五月七日，王華降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國權卷四十七：「正德四年五月戊戌，命吏部擬纂修實錄官陞職等第，且謂先年劉健等修

會典糜費，革其陞職，仍令李東陽等覆定。於是降少師、大學士李東陽支從一品俸……南京吏部尚書王華降右侍郎。時劉瑾意抑儒臣，又焦芳以東陽軋己，導瑾裁之。」

張元忬館閣漫錄卷九：「正德四年五月戊戌，初纂修孝廟實錄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而又查其中嘗與修大明會典已陞及守制未陞者職銜、履歷與到館日期……於是吏部擬降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支從一品俸……南京吏部尚書王華爲本部右侍郎……瑾欲裁抑儒臣，謂舊例纂修陞職爲過，故先革其所已陞者，而復加之以示己恩。」

按：陸深海日先生行狀云：「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計其友矣。是焉能挽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耻乎？吾本無可耻，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耻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乃不復辨。」王華之降爲右侍郎，或與此事有關。

五月十六日，監察御史王濟及代歸朝，作詩敘送之。

陽明驄馬歸朝詩叙：「正德戊辰正月，古潤王公汝楫以監察御史奉命來按貴陽，明年五月及代，當歸朝於京師。在部之民暨屯戍之士，下逮諸種苗夷聞之，咸奔走相謂曰：『嗚呼！

公之未來也，吾農而弗得耕，商而弗得市，戍役無期而弗能有吾家，剝削無藝而弗能保吾父母妻子，吾死且無日矣！自公之至，而吾始復吾業，得吾家，安吾父母妻子之養。蓋爲生未幾耳，而公又將捨我而去，吾其復歸於死乎！乃相與奔告於其長吏，曰：『爲我請於朝，留公以庇我。』其長吏曰：『嗚呼，其獨爾乎哉！公之未來也，吾捨吾職而征斂以奉上，祿之不得食，而稱貸以足之；自公之至，而吾始復爲吾官，事事而食祿；今又捨我而去，吾將有請焉而限於職，留焉而勢所不得行也。吾與爾且奈何哉！』則又相率而議於學校之士，曰：『斯其公論之所自出，而可以言請也；斯其無官守之嫌，而可以情留之也。』學校之士曰：『嗚呼，其獨爾乎哉！吾束吾簡編，而不獲窺者兩年矣；自公之至，而吾始得以誦吾詩，讀吾書。當公之未至，吾父老苦於追求，吾稚弱疲於奔役，吾日奔走救療於其間而不暇，而奚暇及吾業？吾身之弗能免，而況能庇吾家乎？況能望其作興振勵，開導而訓誨如公今日之爲乎？今公之去，吾惟無以致吾力而庸吾情，有如可得以請而留也，亦何靳而弗爲乎？』其長者顧少者而言曰：『嗚呼！理之無可屈，而卒以不伸者，局於時也；情之不可已，而終以不行者，泥於勢也。夫留公以庇吾一省者，情之極也，而於理亦安所不得乎？然而度之時勢之間，則公之不可以爲我留者三，我之不可以留公者五，吾今不欲盡言之，吾黨之處此亦不可以無審也。』衆皆默然良久，乃皆曰：『然則奈何乎？不可以吾人之故而累公矣；其得

遂以公之故而已吾情乎？吾情不能伸矣，其獨不得以聲之詩歌而少舒乎？」其長者曰：「是亦無所益於公，而徒爾嘖嘖爲也。雖然，必無已焉，宣吾之情而因以直夫理，揚今之美盛而遂以諷於將來，則是舉也，殆亦庶乎其可哉！」乃相與求賢士大夫之在貴陽者詩歌之，而演之爲卷，卷成而來請於陽明居士，曰：「斯蓋德之光也，情之所由章也，理之所以不亡也。吾士人之願，諸大夫之所憾也，先生一言而叙之。」居士曰：「吾以言得罪於此，言又何爲乎？」學校之士爲之請不置，因次叙其語於卷而歸之。卷之端題曰「驄馬歸朝」者，蓋留之不得，而遂以送之也。正德己巳五月既望，陽明居士王守仁書。」（此文真迹今藏廣東省博物館，陽明文集失載）

按：前考王汝楫即王濟。其以監察御史來按貴州事，光緒丹徒縣志卷二十六王濟傳云：「擢監察御史，疏陳馬政利弊甚悉。先是江南歲以養馬解駒爲累，至有傾家鬻子者。濟請議和馬價，民免賠償，而馬賴實用，至今便之。出判東平，歷知開州、武定，擒巨盜，陞湖廣僉事，分巡郴、桂，會苗亂，擒斬千計。將論功，濟早乞休，詔即其家陞湖廣參議。」按國權卷四十七云：「正德三年十月丁丑，給事中何紹正、盧綸、李陽春、吳玉榮、薛金、胡洪、張寶林、文迪、核大同、宣府、遼東、甘肅等糧儲馬匹，貴州令巡按御史（按：即王濟）兼理之……正德四年四月癸亥，謫監察御史王濟□□州（按：據光緒丹徒縣志，應是「東平」二字）判官，林偉國子博士，宇文鍾、李錫、姜佐、韓廉、高嶼知縣，□科都給事中馬

驛推官，右給事中薛金南京詹事府主簿，俱考察不及。」國權言四月王濟已以「考察不及」謫東平判官，陽明此叙却言王濟五月及代，歸朝京師，所叙矛盾。疑王濟實於四月歸朝於京師，因貴州去京師遙遠，在貴之陽明及吏民至五月亦未得王濟在京師消息，故陽明在叙中仍祇言王濟歸朝於京師，蓋王濟赴京師及吏民作詩相送在四月，陽明爲詩卷作叙則在五月也。

六月，貴州僉事陸健遷福建副使，再赴貴陽送別。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九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韵：「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回峰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閑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按：易氏萬卷樓在貴陽城內，嘉靖貴州通志卷八：「萬卷樓，在治城北，郡人易貴建以藏書。」易貴字天爵，號竹泉，貴筑人。嘉靖貴州通志卷九：「易貴，幼聰悟出群，長而性通朗剛正，淹該載籍，爲文善序事。筮仕於官，崇學校，恤民隱，遇事明而能斷，不怵於事利，有古循良風。歸田，杜門校書十餘年而卒。所著有竹泉文集十五卷，詩經直指十五卷。」據陽明此詩，可知陽明在六月又往貴陽城，蓋爲送僉事陸健也。

七月，在貴陽，有詩送僉事陸健。

王陽明全集卷十九次韵送陸文順僉憲：「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

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遠鄉山草木榮。京國交遊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按：詩云「空將秋月寄猿聲」，作在秋間。張邦奇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三有寄王伯安云：「去秋陸文順僉事行，奉一啓，尋即執事有移袁之命，未諗得達否？」可見陸健在秋七月遷福建副使去，蓋是陽明在六月底赴貴陽城見陸健，七月初作詩送陸健。閩書卷四十八：「陸健。健字文順，鄞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官刑曹，陞貴州僉事。棘棘持憲，率先戒行，討定乖西叛苗。刷卷御史盛氣凌兩司，兩司氣沮，健獨與抗，執其奸人堂上，爲他御史所啣，沒其戰功。已，轉福建副使，至官憤恚，卒。囊無留貲，鄉人姚鏌與同官爲經紀。」此「刷卷御史」即劉寓生（見下）。

朱璣來任貴州按察副使，遣子朱光弼、朱光霽來受學。

陽明贈朱克明南歸言：「朱光霽，字克明，廉憲朱公之子也。嘗與其兄光弼從學於予，舉於鄉……」（蒙化志稿卷八，蒙化府朱氏家譜卷首，陽明文集失載）

李元陽西安府同知朱公光霽墓誌銘：「公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先世灤人，國初戍籍應天，既而移戍蒙化，遂家焉。父恒齋，諱璣，中成化丁未榜進士，筮仕留都廷評。娶晏氏，生公。公幼穎敏，不與群兒戲，父母異之。及恒齋歷官爲貴州憲長，適陽明王先生謫居龍場，命公與二兄投學，得聞良知之說，自是知俗學可厭，泠然有薄富貴、輕勢利之想。」（國朝獻

徵錄卷九十四

按：「廉憲朱公」即朱璣。康熙蒙化府志人物志：「朱璣，字文瑞，成化丁未進士。公穎秀孝友，德量淵豁。幼爲衛弁役辱，始奮志從學。迨登第，遷寺副、寺正。讞獄平反，民冤頓雪。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恩威兼濟，遐徼革心。晉秩參藩，兵食咸足，惠周遠邇。隨晉廉使，整綱肅紀，百僚式範，聲教洋溢焉。時陽明王守仁先生謫龍場驛，公遣子從學，聲氣相洽。尋乞歸，優遊林下者十年，鄉里視爲模範。子光霽，孫賓，曾孫鳴時，俱鄉薦。」蒙化府朱氏家譜中有明故嘉議大夫貴州按察使恒齋先生朱公淑人晏氏合葬墓表。朱璣來任貴州按察副使，當是接毛科任。原按察副使毛科在四月致仕歸桐江書院（見前），按國權卷四十七：「正德三年十月己丑，王昂、金賢、熊紀、李學曾、葉良、周金、安金、呂經、朱璣爲給事中。」朱璣當是在陞給事中不久，旋陞四川按察僉事，至正德四年四月毛科致仕去，即轉貴州按察副使，其至貴陽已在五六月。迨七月陽明至貴陽，朱璣遂遣朱光弼、朱光霽來受學。以後至九月陽明再赴貴陽省城，主教文明書院，朱光弼、朱光霽更可正式在文明書院受教矣。

八月，自貴陽歸龍場驛。有京師吏目過龍場驛，暴斃於野，爲作祭文掩埋。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五瘞旅文：「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至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

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城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係何人？係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飢風

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按：文明云「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陽明全集於此文題下注「戊辰」作，乃誤。又嘉靖貴州通志卷十

一著錄此文，首句作「維正德四年，秋七月三日」，「七」字疑後人妄加。按七月初陽明在貴陽城，不在龍場驛，九月初陽明又赴貴陽文明書院，不在龍場驛（見下），故可知此「秋月」當指秋八月。

席書來任貴州提學副使，聘請陽明主貴陽文明書院，兩人有書札往還。

席書與王守仁書：「自人遐方，久不奉接君子之論。二生來過，承高明不以書不可與言，手賜翰教，亶亶千餘言，山城得此，不覺心目開霽，灑然一快；且又不以書爲不可與居，許過省城，勉就愚懇，聞之踴扑，莫知所爲。竊惟古人固有風雨連牀，心隔胡越者；亦有一面未交，誦其文，想其人，而千里神會者。書於執事雖未承接下風，殆亦千里神會者乎？書竊謂今舉業之學，與古聖賢之學，誠不同科矣。然舉業者，時王之制也。書少以父師之命，攻舉子之業，乃於其中獲聞前哲遺訓，亦嘗求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矣。然一暴十寒，不能不奪於文業之習。故自登第之後，作縣迄今，所奔走者形勢，所趨向者利祿，如醉如夢，二十餘年，求如攻舉子業者時所竊聞於前哲者，非惟無所聞，抑亦不求所聞，殆將終身焉者。昨領來教，書疇昔所未泯者，若提酣驚寐，恍然若有覺者，執事先聲所及已如此，而況得親炙乎？近時董諸士者，要不過屬題命意，改課文，鍛字句，以迎主司之意；裁新